



二月七日

沈沙作



四幕八場話劇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二 月 七 日

(四幕八場話劇)

沈 沙 作

內 容 提 要

話劇“二月七日”，集中地反映了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所舉行的爭自由、爭人權、反帝反軍閥的“二七”運動；塑造了施洋、林祥謙等光輝的英雄形象。

二 月 七 日

（四幕八場話劇）

沈 沙 作

*

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新新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2 $\frac{3}{8}$ 印張·48,000字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000

統一書號：T10107·53

人物：

施 洋——律師，中共武漢負責人。

林祥謙——工人，鐵路工會江岸分會執行委員長。

黃德發——工人，工人糾查團副團長。

曾玉良——工人，工人糾查團團長。

黃德英——直系軍閥所部士兵。

林 母——林祥謙的母親。

陳桂貞——林祥謙的愛人。

李桂云——黃德發的愛人。

玉 蘭——林祥謙的弟媳。

吳婆婆——施洋的管家婆婆。

張柏林——工人。

工人群眾若干人。

鐵路警察若干人。

白堅武——兩湖巡閱使署秘書長。

趙繼賢——京漢鐵路局長。

張穆楷——湖北督軍府參謀長。

勞靈費爾——英駐漢總領事。

馬督辦——江岸機廠督辦。

范 明——大學生，叛徒。

海利遜——英商。

羅包特夫人——英商。

梅丽兒——英領事館女秘書。

趙瞎子——江岸机厂衛隊隊長。

副 官

馬 弁

直軍兵士若干人。

剧中時間和地点：

第一幕：

第一場——1922年10月，在漢口江岸工人住宅区。

第二場——1922年10月，在漢口江岸老君殿門前。

第二幕：

第一場——1922年11月，在鄭州兩湖巡閱使署。

第二場——1922年11月，在武昌施洋律師事務所。

第三幕：

第一場——1923年2月1日，在鄭州市普乐戲院門前。

第二場——1923年2月7日早，在漢口英國領事館。

第四幕：

第一場——1923年2月7日晚，在漢口江岸工人住宅区。

第二場——1923年2月7日夜，在漢口江岸車站月台上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乾坤混亂，江風呼嘯，悲憤的揚子江躍動在一片迷離之中，殘缺破損的江堤腳下，高大的厂房所投下的暗影里，一幢破蔽的木板房在轟鳴的機器聲中顫抖着。

烟熏火燎的堂屋：左边住着林祥謙，右边住着黃德發，晚炊的火光從廚房里灼射出來。林母悲痛地坐在堦前折疊紙錢。

林 母：（仰首冥想，汨珠盈眶）……十年……一晃也就過去了……到底是怎麼活過來的哪？……（一陣壓抑着的啜泣聲音由遠而近，林母茫然四顧，隨着哭聲，玉蘭雙手掩面走進，林母見狀愕然起立）啊？二媳婦，你……你這是怎麼……

玉 蘭：娘啊……（一头扎到林母怀里大哭失聲）

林 母：（撫着玉蘭）……咳，不用問，准是在公館里受氣了！有什麼法？你男的叫抓兵上了前綫，你那個大伯子沒本事供養不起你，不出去給人家當奴做婢可還能怎麼着？常言道：端人家的碗，就得服人家的管。罵咱咱得聽着，打咱咱得捱着……

玉 蘭：娘，这回我可实在忍不下去了！

林 母：像我們這樣人，要想活着就得忍着！

玉 蘭：娘，我們東家張穆楷他……他喝醉了酒，喊我去端茶，竟逼着我要……他是个披人皮的禽獸！

林 母：当官的，有錢的，有几个是人的呀？孩子，受了什么样的气，对娘吐吐怨气，心里寬綽寬綽，回去好生給人苦打苦做……說說吧……

玉 蘭：娘，我，我可怎么說得出口啊？

林 母：（会意大駭）啊！？

玉 蘭：（站起來，兩目瞪視，咬牙切齒）我还要顧全什么臉面，我要說，我要講，不能再叫他們狗戴帽子裝人！我要說，我要說呀……（神經頓形失常）

林 母：（抱住玉蘭）二媳婦，往寬處想，別心窄……

玉 蘭：娘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不瘋，也不癲……狗軍閥湖北督軍府參謀長張穆楷，从打我進他門坎当娘姨起，就經常和我沒臉沒皮的。我姓王的丫头人窮志不短！昨天，軍閥又开了什么直奉战祝捷宴会，張穆楷这个狗东西，也不曉是真喝醉了还是假裝的，躺在床上喊我端茶，我把茶給他放到茶几上剛轉身要走，他就一把拉住了我，吓得我就喊“救人！”听差就跑來了，他又反咬我一口，說我开了他的首飾箱……娘……

林 母：（哭）……孩子，打掉牙往肚里咽吧，人家是三尺高的城門，咱是五尺高的漢子，就不能不低头……

玉 蘭：不，娘！我非得要講这个理！

林 母：有錢有勢才有理！

玉 蘭：我看开了，人活百歲也是个死，豁出这条命，搞不倒他也得抓破他的臉皮，我要告他！

林 母：官官相护呀，哪个衙門敢碰督軍府參謀長啊？誰能帮你遞上這張呈子哪！

玉 蘭：我要去找律師，

林 母：律師的大門朝南開，要打官司拿錢來，求他們得化錢，他們又是和官家前門出來後門進去的。

玉 蘭：我去找施洋大律師！

林 母：（撥云見日）嗯！可是……（接着又猶疑）雖然說施洋先生是專替受苦人講理，可是他無論如何也搞不動張穆楷那樣的大官呀！

玉 蘭：施洋先生連巡閱使吳佩孚都敢惹，好干淨張穆楷只是個督軍府的參謀長，我這就去……（往外走）

林 母：（拉住她）等你大伯子祥謙回來，大家好生商量一下。

玉 蘭：（堅強地）一塊黃連我自個含，他已經够受的了，就別再讓他跟我咽這股苦水啦！娘，您千萬別對祥謙說，也別叫我桂貞嫂子知道，這不是什麼披紅挂匾的事呀！憑着我這一腔子翻花的血，拚給他們就算了……（掙脫跑出）

林 母：（追出）二媳婦，二媳婦，……（見玉蘭跑遠）

陳桂貞：（用圍裙揩着手從後邊也跑出來）娘，誰呀？是祥成媳婦回來了嗎？我尋思把水燒開再出來，她怎麼站一站就忙着走了？

林 母：（遮掩地）公館里事忙，你燒飯去吧，沒有什麼事兒，看祥謙要放工了。

〔陳桂貞遲疑地走進後面，林母拭淚拿紙錢到天井燃起。〕

林 母：你死了，倒享福了，我們這些活着的還像個活人樣嗎？有靈有魂就別忘了我們的仇人，他們殺了你，這又想逼死我們……

李桂云：（怒火萬丈地從右側房門衝出）這不是騎到我們頭上了

嗎？兩家共住的房子，興這個嗎？在院子里燒紙引鬼的！
啊？就仗着你們福建人幫派硬，男的在廠里受你們的氣，
女的在家里可就不受……

林 母：大侄兒媳婦，咳，怎麼說到這上頭去了？

陳桂貞：（從後跑出，見狀向桂雲陪笑臉）黃大嫂，我娘老糊塗
了，有話你對我說……

李桂雲：干什么？仗着你們家里人多呀？

陳桂貞：不，我是說，我娘办的事情是不對！

李桂雲：得，得！我們鄉下人拙嘴笨舌，說不過你們，惹不
起咱還躲得起吧？明天就找他六舅給找房子搬家……

（憤憤地回房）

陳桂貞：（向林母）咳，娘！您怎麼又想起燒紙燎火的來咧？

（過去把紙錢踩滅）

〔李桂雲怕林家婆媳背地罵她，便探出頭悄悄听着。〕

林 母：你都過糊塗了，就忘掉今個是你公公死的十周年了
嗎？

陳桂貞：娘，人死如火滅，事過這麼多年，還這樣伤心做什
么呢？

林 母：……人死如火滅……可是我心裡这把火什麼時候也
滅不了呀！有天地日月就有這個仇……（緬述往事）咱家
沒搬到漢口之前，是在老家福建閩侯鄉下佃馬剝地的地
種，就是廠里馬督办的老子号叫馬明遠，那年鬧台風發
大水，你公公交不上租谷，馬剝皮就奪了我們的佃，全
家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正赶上馬督办修京漢大廠回鄉
招工，我們就跟他來了。民國二年，那會兒正是現在的

大總統黎元洪做湖北督軍，这老小子費尽心机搜刮民財，他出了一种一張花紙就頂一塊銀洋的紙票子，那紙票子名虽一元，实际上当八角都沒有人要，官家就拿它給工人發餉，本來，月中的薪水就是買飯不飽買酒不醉，經这么一折扣，買凉水都不能解渴了，大家那能吃这个啞巴虧呢？你公公是个爱出头放响炮的人，工友們就公推他和漢陽兵工厂的刘大哥去見督軍，要求拿銀洋給工人开餉，你公公平常說話就“囂”。

陈桂貞：祥謙不也是那样……

林 母：三句話說惱了黎元洪，推出轅門就把刘大哥和你公公給殺了头，人头挂在花樓街十字路口，尸首放在張公堤上，我們把膝盖都跪青了也不准收尸……（哭）

陈桂貞：（哽咽地）娘您別……

李桂云：（走出門來，也隨之哭起）老天爺呀……

陈桂貞：（詫异地）黃大嫂你……

〔李桂云哭声益剧……

陈桂貞：（向林母）娘，別講这些血淋淋的事兒了，人家黃家嫂子不願听。

李桂云：不，不，大娘！我不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天下老鴉一般黑，我爹也是叫人殺头的……

林 母：那回沒听说还有别个被害呀？

李桂云：我爹是因为領着灣子里的人抗捐，叫黃陂縣知事殺的，人头挂在鼓楼，尸身擺在西門外……（三个人的感情立刻凝結在同一的階級仇恨上了，平素的牙眼細故，頓時冰化雪消，乃流着眼泪毫無芥蒂地攀談起來）

曾玉良：（醉眼惺忪，脚步趑趄地走進）……惱恨那呂子秋……为官不正……仗勢力……欺良善……林嫂子，快給我舀碗凉水來，燒心……（立足不穩，頹然坐于墻上）

林 母：（向曾）玉良，你又曠工了……

曾玉良：能歇就歇，能懶就懶，这个算盤我算撥開了，少做一天，就少給他們賺点……

林 母：啊？你棉襖哪？

曾玉良：換酒喝了！

陈桂貞：你可真……咳，冻得直哆嗦！（拿件破衣給曾披上）

林 母：玉良啊，听干娘对你說几句话，你这个苦菜根子，六歲上死了爹，娘改嫁別門了，你是街坊鄰居的殘菜剩飯养大的呀，干娘为了照顧你这个可憐虫，心也沒少操了！千囑咐，万囑咐，叫你好好做工，少喝燒酒，你就……咳！

曾玉良：干娘，您不曉得，活得膩了又舍不得死的人，都应该多喝点酒，酒是英雄胆，一斤汾酒下了肚，恨誰，就能罵他；惱誰，就敢打他……巡閱使，督軍，督办，这一群吸血的螞蝗，王八蛋……

陈桂貞：小点声，說这些沒用的有什么好处，要是叫人家听到……

曾玉良：听到又怎么样？这还是好的，我还要燒他的督軍府，殺他的巡閱使……

陈桂貞：別信嘴乱嚼嚼了！

林 母：（向桂貞）越劝他越逞能，几兩酒支着就天不怕地不怕……

曾玉良：我怕誰？

〔放工汽笛聲大做，林祥謙拖着疲乏的腳步走進。〕

林祥謙：玉良，又在那兒喝這麼多？

曾玉良：（顯然怕他）沒喝……

林祥謙：撒謊，出氣都像酒缸才開封皮似的了！

曾玉良：沒，沒喝多，就十四兩……

林祥謙：有什麼好處？

曾玉良：……巡閱使，督軍，督辦，都是他媽王八蛋，我要
一脚踢倒督軍府！

林祥謙：喝，喝，喝！多大本事，光罵就能把他們罵倒了，
罵他們的人起碼也上萬萬……

曾玉良：（提提拳頭）哼，還得和他們干！

林祥謙：（學着曾提拳頭的樣子）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嗎？

陳桂貞：（向祥謙）給你！（把孩子交給祥謙）我去拾掇吃飯。

〔孩子在祥謙手里大哭。〕

林 母：（接過孩子）爸爸抱你哪，哭什麼？不認識？

林祥謙：（望着孩子，憤慨地）哼，他怎麼會認識我？每天，天
沒亮，他還沒睡醒，我就上工去了。天黑，他睡着了，
我才下工回來，這真叫咫尺天涯，不能見面……咳呀，
對我撇着小嘴，不滿意？哼！這樣生活，要在我這輩就
結束！不能再留給兒孫後代！爸爸要改變你不滿意的地
方，不能這麼活下去了……（向睡著的曾玉良）這都……
還算是活着嗎？喂！醒醒，吃飯！

陳桂貞：（端出飯菜）煮的稀飯，不然，米就吃不到月底了……
（奶孩子）稀飯喝得我一點奶水都沒有，孩子成天餓個狼抓

似的……

林祥謙：哼！娘的，咱吃这么稀，他們……在喝燕窩粥哪！

林 母：吃稀是吃稀的命，喝燕窩粥有人家喝燕窩粥的八字，什么也不能怪咱！

林祥謙：不能怪？这就是怪黎元洪，吳佩孚，蕭耀南，馬督办这一串坐到那兒吸我們血汗的魔鬼，……

林 母：人家有兵，有將，有監牢獄，还說什么？哪兒講这个理去？

林祥謙：要講这个理。他們的兵可以打散，將也可以推翻的！

林 母：天爺呀，可別唱这份高調了，你爹是怎么死的呢？肉脖子抗不住鋼刀……

林祥謙：那时候是沒人領着……現在……哼！（信心百倍）

林 母：就像你有滿肚子章程，一百万大兵在手里攢着似的。敢这么想的人可有多少？

林祥謙：普天底下的工人都这么想。

林 母：告訴你來的呀？

李桂云：是，大娘，我們那口子也常这么叨咕。

林祥謙：可就是还差着一步，这么叨咕的人，互相还有一道牆隔着，抱不成团兒，所以才勁兒不大，气兒不壯！

林 母：咳，一个厂里的負苦人，还分什么你是福建派，你是黃陂幫，鷄爭鵝斗的，还抱什么团兒？

陈桂貞：我看就是还有这么一道牆隔着。

李桂云：可不是，从前就是我們那个当我嘴咕的，說什么，我們是当地派，你們是福建派，厂里当官的福建人多，福建人当权，本地人受气……

林祥謙：滿園子苦瓜，归根結蒂哪，是都長在一根蔓上，人只能論窮富分等，哪能从地方上分界呀？

李桂云：这还有什么說的？从前就是这層窗戶紙兒沒捅破嘛！

林祥謙：大嫂，你能勸得德發明白这个理兒就行了，你不知道，黃陂派里他还是个头哪！

李桂云：人家的耳朵里还能裝進我的話了？还不是白說？

林祥謙：咳，可也是，我几次三番想和德發把話聊开，他是抹身就走，还得冷言冷語地刺我兩句，兩下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疸呢？

〔这时，黃德發放工走進。〕

林祥謙：（滿臉笑容地）德發……

李桂云：（接过飯盒）看你，人家祥謙早就回來了！

黃德發：比得起人家？人家是狗尿苔生到金鑾殿上，玩藝不好地方長正了！厂里从督办到監工，都是人家福建貴宝地的。好狗护三鄰嘛，晚上落下的活沒完，人家福建人先下工，得把本地人攔下，做完了才能回來……（向桂云）沒臉，少往一塊兒攪合，回屋！

林祥謙：德發，这都是他們当官的鬼八卦，我們應該……

黃德發：應該，應該你們福建人說上句，我們本地人銜八輩！

（向桂云）走，吃飯！（進屋）

曾玉良：（冲过去）真他媽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，福建人怎么的，就是这么不好惹……

林祥謙：（急拖回玉良）胡說！

曾玉良：他这是欺負人嘍！誰是吃話長大的呀？

林祥謙：好，那你就來吃飯，來吃飯……

〔曾玉良气昂昂地和林家共飯，外边軍号銅鼓声，馬蹄声大作，人声也随之嘈雜起来，孩子們大喊：“过隊了，过隊了……”。

林祥謙：（急往外跑）前綫回來的隊伍到了，看看祥成……

黃德發：（也从房里出來往外跑）德英大概回來了！

〔頃刻，林祥謙，黃德發簇拥着黃德英走進，德英身着破直軍灰褲襖，裹腿松懈，左手用染滿血污的破布挂在頸上。

林 母：德英，你可回來了，这可是老天保佑啊！我們祥成哪？在后边哪？

林祥謙：德英，祥成呢？这一仗打了有几个月了吧？

黃德發：到底是誰勝了，誰敗了，这回可有准信兒嘍！

黃德英：（向林母）祥成……（欲說又止）……从表面上看是吳佩孚打勝了，張作霖打敗了……嘿嘿，实际上哪，他倆誰都沒打敗，是咱們老百姓打敗了！战壕里的尸首沒有一个是軍閥，全是被他們逼着套上軍裝的老百姓。燒平的村庄沒有一間是軍閥的公館，全是老百姓的家園，張作霖沒掉一根汗毛，吳佩孚沒伤一根頭髮……

〔黃德英正說着話，外面一声：“有人嗎？”趙瞎子挂着盒子槍走進。

趙瞎子：（狐假虎威地）黃德發在嗎？派你加班，开軌道車送馬老太爺到新市場听戲！……嘿，洒脫点，瞧什么？

黃德發：我兄弟才……

林祥謙：他兄弟才回來，叫他們說說話，我去！

趙瞎子：（对林祥謙）你这人，咳，怎么不知道远近好歹呢？叫他去，就是叫他去嘛……

〔外声——馬明远：“娘的，快点，快点！”

趙瞎子：(對黃德發)走，走！翻什麼眼皮？(逼黃德發下)

[軌道車開走。]

黃德英：給他們打了勝仗，欺壓人的氣焰就更高了……

林 母：天不隨人願哪，從打直奉一開仗，我們就燒香拜佛
地盼着吳佩孚打敗，張作霖來了也許比他要好些……

黃德英：您這話是怎麼說……

林 母：誰像吳佩孚那樣勾引英美鬼子呀？

林祥謙：娘，哪個軍閥都私通外國……

黃德英：是嘍，在戰場上我可看清楚了，吳佩孚軍隊使的是
英國槍炮，英國子彈。張作霖使的是日本槍炮，日本子
彈，可是都打在中國人的身上嘍……

林祥謙：這一群土蝎子，洋蝎子，把尾巴纏到一塊咬人、毒
人……

林 母：咳，咱們老百姓算是挂在蝎子尾巴上了！

玉 蘭：(走進，向大家)施洋先生來了，在後面和大家說話
哪！（一眼望見黃德英）啊？！德英，你回來了！祥成……

黃德英：(沉吟地)他，他，他……

林祥謙：(知有意外)他怎樣？

黃德英：(掏出一個荷包)咳……

玉 蘭：(見物大驚)這，這是他臨上前綫，我給他做的，他，
他人哪？

黃德英：我還瞞着什麼，他，咳！他死在固安了！

眾：啊？！

林 母：天——哪！（暈倒）

林祥謙：(扶母)娘！（又望玉蘭）玉蘭你……

玉蘭：(兩目圓睜，雙手扯着头髮)啊——哈，哈，哈……天塌吧——地陷吧……祥成你等我……(甩首跑下)

林祥謙：(追)玉蘭，玉蘭……(向會)快去追玉蘭，我照顧娘！

張柏林：(急上)黃家嫂子，可出大亂子了！德發開軌道車送馬老太爺進城，車子冲到迎面開來的客車上，把馬老太爺冲个稀碎，馬督办把德發捆到警務段去了……

李桂云：天哪，这可怎么好呀……

〔施洋走進。〕

众：施洋先生……(祈求地伸出手)

林祥謙：施洋先生，該怎麼辦哪？

施洋：(悲憤地沉思良久)……(堅定地)有辦法！

——幕

第二場

揚子江上，陰云密布，帆船數艘，緩緩駛過。遠處火輪船的兩三聲汽笛，宛如巨人大吼，它似乎意欲喚醒這愁云黯淡的莽莽神州！於是，揚子江就隨之咆哮起來……風起了……頃刻，隱隱有雷聲，時時起閃電——預示着暴風驟雨即將襲來。

江漢關的鐘聲，鏗鏘入耳，它似乎也是在頻頻地催喚着這場暴風雨。

黑黝黝的江堤埂下，一座紅漆剝落蛛網塵封的廟宇巍然獨立，匾額上依稀可以辯認出“老君殿”三字。

門前廣場上，桌案羅列，并有一布幔屏風，上面大書“公審法庭”。